

CHRISTIAN

任溶溶主编

ANDERSEN AWARD

国际安徒生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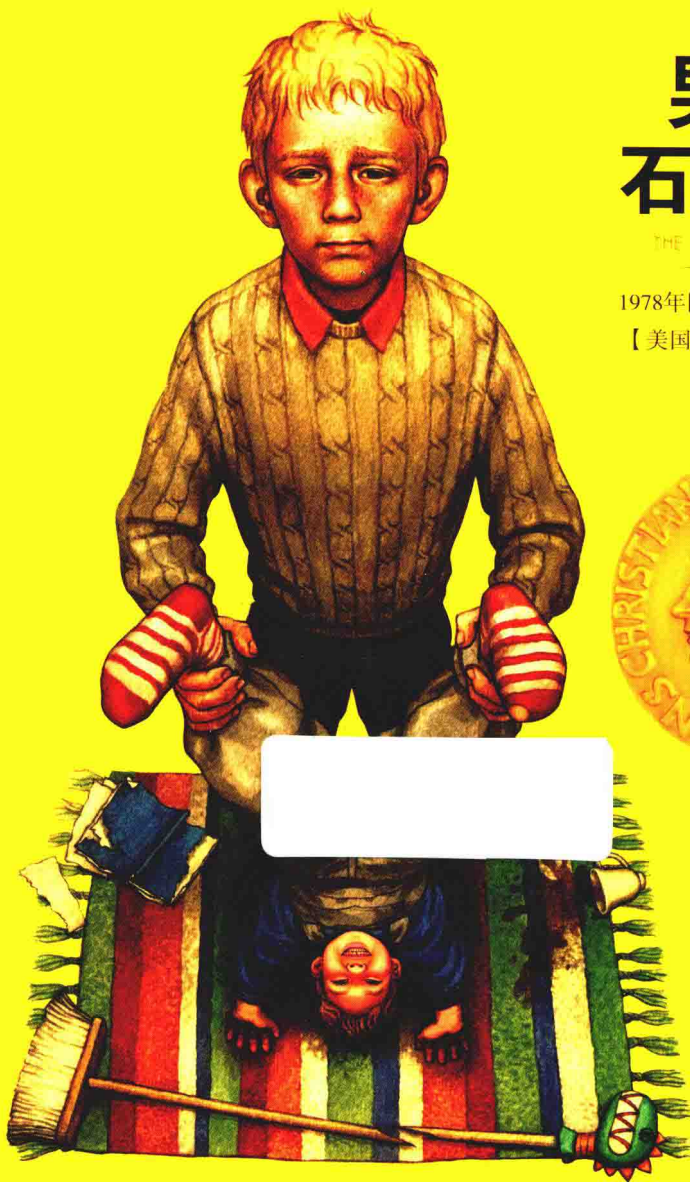
男孩 石头脸

THE STONE-FACED BOY

1978年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

【美国】保拉·福克斯/著

崔芳源/译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

男孩 石头脸

1978年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

【美国】保拉·福克斯/著

崔芳源/译

THE STONE-FACED
BOY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男孩石头脸 / (美) 保拉·福克斯著 ; 崔芳源译
— 兰州 :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5422-4192-4

I. ①男… II. ①保… ②崔…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
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0804 号

THE STONE-FACED BOY By PAULA FOX
Copyright: ©1968 BY PAULA FOX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aula Fox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by Bright Book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8-2014-031

出版人: 王永生	责任编辑: 雷 华
丛书策划: 陈 莹	特邀校对: 刘义良
统 筹: 刘义良	装帧设计: 赵 宇
内文插画: 老老老鱼	

男孩石头脸 NANHAI SHITOU LIAN

[美国] 保拉·福克斯 / 著 崔芳源 / 译

出版发行: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印	刷: 人民今典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3.5
插	页: 1
字	数: 70 千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数: 1~12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22-4192-4
定	价: 12.00 元

目 录

CONTENTS

▪ 第 1 章 石头脸·····	1
▪ 第 2 章 来了一位姑祖母·····	14
▪ 第 3 章 晶洞·····	27
▪ 第 4 章 蓝房间·····	41
▪ 第 5 章 蒂伯走丢了·····	55
▪ 第 6 章 雪地·····	67
▪ 第 7 章 小木屋·····	79
▪ 第 8 章 黎明时分·····	93



·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 ·

第1章

石头脸

格斯是奥利弗家的第三个孩子。令格斯惊讶的是，在他之后，家里又诞生了两个孩子。

“拼图完成啦。”当爸爸奥利弗先生坐在餐桌旁，看着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时，总喜欢说这句话。如果自己也是一块拼图，格斯心想，那么他的轮廓非常模糊。可能把十四岁的蕾切尔，

十二岁的扎克里，八岁的塞丽娜和四岁的西蒙四个人的面貌糅合在一起，就成了自己的样子。

从格斯记事起，奥利弗一家就住在山坡上的大木屋里，四周生长着缺乏照管的苹果树，山脚下是一条又窄又崎岖的小路，几千米外就是奥利弗家孩子们上学的地方。秋天，苹果从果园里滚出来，掉到路两旁的沟里。冬天，铲雪车会把雪堆积到道路两旁。有时，孩子们能在雪堆里找到一个老得发黄的苹果，它被冻得像大理石一样坚硬。春天，沟渠里存满水，像条欢快的小溪，流入科里池塘。夏天，小溪干涸了。黑色的蛇从古老的石墙缝中爬出来，躺在马路上晒太阳。

路的另一边是草地，坍塌的石墙把它分成一片一片。远处有几座小山，平缓的山坡上坐落着几栋房子，和奥利弗家的房子一个模样。在春天的薄雾中，这些房子像一只只灰色的大鸟，在空地里闪闪发光。在下雨的时候，房子们好像从泥泞的土地里长出来似的。

草地里并没长着像燕麦和梯牧草这样稀罕的植物，也没有动物在那里吃草。原因是农民们都离开这儿了。像奥利弗家这种和农业完全不搭边



的家庭就搬进了农民留下的旧房子里。奥利弗先生是一名验光师，每天开车二十五千米上下班。小农场，奥利弗先生说，那是属于过去的东西。

每当格斯想起过去——那些早在格斯出生之前的时光——他会幻想这些时光都被锁在家里三楼的一个房间里。有一次，奥利弗太太要取几张老照片，打开了那扇房间的门。格斯就跟在她身边四处打量，看看房间里都有什么东西。盒子、大箱子、旧家具。一束光透过天花板上的圆形小窗户射进来，格斯能看到灰尘飘浮在空气中。这些小小的灰尘仿佛在发出一种低沉的声音，类似

小蜜蜂的那种声音。那是属于过去的声音，而灰尘也散发着这种味道。

格斯一点也不喜欢三楼，主要是因为通向储藏室的走廊中那个蓝色房间。蓝色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一把三条腿儿的椅子和一块开裂的破垫子。垫子里灰不溜秋的棉花都冒了出来。墙面和天花板涂着如此狂暴的颜色，以至于每当格斯从锁孔向房里窥视，就会感到整个房间在对他尖叫。

“蓝色！”房间在尖声喊叫。

就连窗玻璃和地板上都溅有蓝色的油漆点。像储藏室一样，蓝房间也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就是这种蓝色的噪音，像黄蜂的嗡嗡声，老鼠在石膏里抓挠的声音，也好似是午后独特的静止声，安静到格斯都能听到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动。

格斯常常觉得家里有太多的房间，太多的门、壁橱、台阶和滴水的龙头。有太多小动物，蜷缩在角落里，栖息在书架上，潜伏在床底和桌下：小鸟、猫咪、虫子、老鼠和一只叫作喜乐蒂的棕色小狗。这只小狗总喜欢在餐桌下吃孩子们掉落的食物碎屑。

同样，格斯尤其觉得，家里有太多兄弟姐妹了。

西蒙最讨厌。他把所有人都叫作“笨蛋”，拿着自己的玩具扫帚横冲直撞。每次西蒙拿着自己的扫帚准备开火，所有人都会大笑，除了格斯。格斯不明白为什么他每次都不能及时躲避，脑袋总是会被扫帚重重击打。

西蒙在格斯头上打断了两把扫帚。然而，随后西蒙还是会拿着一把不知来自哪里的新扫帚出现。格斯认为有一个魔鬼在为西蒙提供扫帚。这个魔鬼很可能就住在那个蓝房间里。

塞丽娜最讨人喜欢。她很温柔又爱幻想，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她能把一切当作玩具。她会把废弃的鸡蛋盒子变成虫虫旅馆。她把小块绒毛毯铺在每个放鸡蛋的小坑里，给小虫子们当地毯，又用薄木片和圆圆的鹅卵石当床和椅子。

格斯站在塞丽娜房间门口，只见她对自己唱着歌曲，跪坐在地板上，俯视着虫虫旅馆。每当这时候，格斯都希望塞丽娜能邀请自己加入到游戏中，塞丽娜却从没这样做过。这不可能，格斯心想，因为塞丽娜很小气，而且她自己跟自己玩

得很开心。

“噢，塞丽娜……”格斯在心里叹气，他指着一只小蚂蚁问道：“你怎么知道哪只虫子不会咬你？”这只小蚂蚁既没有沉迷于此地的豪华，也没有死掉。塞丽娜微笑地看着格斯，在盒子顶贴上了新写的标志，上面写着：虫虫武器。

就是因为塞丽娜，家里才处处都有小生物。塞丽娜的房间里有六个蛋黄酱罐头，里面装着蜘蛛和蜘蛛卵、毛毛虫和毛茸茸的虫蛹。水浸湿的树叶下面，三只小蛤蟆轻柔地叫着，还有像小草一样纤细、翠绿的小蛇，曾经还有几只小田鼠。不过可能是因为喂了太多的意大利面条，小田鼠后来都死了。塞丽娜似乎特别喜欢流浪猫。它们往往很凶猛，身上看起来长满了虱子，还整夜号叫。塞丽娜给它们用油布做了围嘴，喂它们吃燕麦。她还有张清单，上面记着每种动物在不同场合的食谱。

扎克里喜欢敲打东西，用脚踢桌子腿、纸板箱、车后座，用手指敲击桌面、书本或玻璃窗。周末，他还向天花板上扔硬橡皮球，小白蚁和木屑纷纷被震落。这些事情简直要把奥利弗先生逼疯了。

奥利弗先生会把扎克里赶到果园里。透过卧室窗子，格斯能看到扎克里把橡皮球高高地抛上天空，大笑地跑着把球接住；当球打到树枝上被弹走时，他又会皱紧眉头表情不快。如果扎克里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会叫格斯一起玩牌。即使知道游戏玩到一半，感觉会很糟糕，格斯开始还是会很高兴地答应他。

“笨蛋！”在格斯出错牌时，扎克里会冲他大叫。“快点啊，呆子！”每当格斯思考怎么出牌，扎克里也会嘟囔着抱怨。

说到蕾切尔，她觉得到了这个年龄，已经是大人了，实在不愿意屈尊和格斯说话。每周六早，蕾切尔会做土耳其软糖。果冻糖冷却后，撒上一整盒糖粉。每过两分钟，蕾切尔会用手指戳戳，像她说的那样“看看好了没有”。软糖做好之后，蕾切尔会分给每位家人一块，剩下的都留给自己。在周六下午，蕾切尔喜欢待在镜子前，用大卷发器卷起头发，再放下来，剪掉一两缕，然后再卷起来。她喜欢吓唬人。有天晚上，吃巧克力布丁时，蕾切尔夸张地尖声说道：“世界末日就要来啦！”

“蕾切尔，蕾切尔……”奥利弗太太叹气。

“这可不是什么新闻了。”奥利弗先生说。

“哈——哈！”扎克里噗嗤一笑。

“大家可以躲在我的拼布床单下面。”塞丽娜说。

“什么时候？”格斯问道。接着大家都沉默了，格斯又补充道：“世界末日什么时候来？”

他刚才在想果园里的那口水井。每当贮水池空了，奥利弗先生就会用水桶从水井提水，倒满水池。奥利弗一家用这些水做饭、饮用和洗漱。水井从不会干枯。

塞丽娜并不关心这个。她喜欢在夏天去井旁，数乳蛇玩。这些小蛇就住在井口旁黑暗潮湿、长满苔藓的石头缝里。但是格斯从不敢靠近水井。因为有天晚上，格斯梦到世界上所有江河湖海、溪流山涧中的水都从地下涌到这口水井中，溢出井口，漫过果园、草地、房屋、山丘，淹没了人和动物，以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

格斯抬起头，所有人都看着他。蕾切尔先是微笑，随后大笑：“什么时候，他居然问这个！”

“傻子！”扎克里说。

格斯又低下头吃巧克力布丁。他仔细地刮着碗底，然后举起勺子，认真地检查，确定没有剩下一点点布丁，好像这是世上他唯一关心的事情。此时，他的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格斯想象自己能感觉到水一点点没过餐桌下的地板。同时，他还能察觉到大家都在盯着他，等他说点什么。没人看到他悄悄抬起了双脚。格斯放下勺子，勺子和碗哗啦碰在一起。他抬起头，看着蕾切尔的眼睛。格斯确定自己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像面前盛巧克力布丁的碗一样空荡荡。格斯用一根脚趾碰了碰地板。地上很干燥，并没有水。

“石头脸！”蕾切尔嘀咕道。

“嘘！”奥利弗太太说。

“别盯着我！”蕾切尔尖叫，“爸爸，让他停下！”

“别管他。”奥利弗先生答道。

是谁第一次叫他“石头脸”？格斯心想，肯定不是在很久以前。这个外号是从家里开始叫起的，还是从学校传到家里来的呢？

仿佛刚刚发生的事情，他还能听到汉密尔顿

小姐的声音：“哎呀，格斯，你怎么都不笑一下！”
但汉密尔顿小姐是格斯读一年级时的老师。

那都是四年前的事情了！整个教室的小孩子都在笑话他，他怎么能笑得出来呢？格斯把所有事情回想了几百遍——他的提问、汉密尔顿小姐的微笑、小朋友的笑声、还有汉密尔顿小姐把黑板擦扔到讲桌上震荡起的粉笔屑和掉在地板上的书本。好像它们也和这件事有关似的。汉密尔顿小姐在黑板上画了个圆代表地球。格斯很想冲上去把它擦掉。

四年之后，格斯仍旧记得自己当时的问题和愿望。直到今天，他再没有提过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能看到天空？”格斯问道，“我们怎么能透过地球看到外面啊？”

“可是格斯，”汉密尔顿小姐微笑着答道，“我们不在地球里面。我们在地球表面！”

格斯又问道：“那我们怎么没掉下去呢？”
教室里爆发了一阵大笑。

下课后，比利·卡朋特强迫格斯站到学校后面的铁丝网栅栏那儿，所有男生都嘲笑他。“地球里面！”他们大笑着讽刺地说。是那时候，格

斯把所有的表情都从脸上擦掉了吗？是因为这个原因，最后大家都不理他了吗？

现在，格斯觉得这个名字等他很久了，甚至久到自己出生之前。在某些方面，这算是种褒奖，尽管格斯并不认为这属于友好的赞美。他是玩干瞪眼游戏的常胜将军。他的对手说：“没人能比得过你，你的脸简直就是石头做的。”

同样的，这也使格斯显得很神秘，因为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就好像他关上了一扇门，格斯甚至能听到咔嗒一下的上锁声。门一锁上，格斯就知道自己的表情消失了。就算扎克里用力把格斯推倒在地板上，这时人们扶起格斯，想看看他是不是能有点表情，却发现他脸上仍旧一片空白。

格斯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表情越来越僵硬时，并没有在意。这种变化很快带来了结果。

比如，蕾切尔不那么经常地嘲笑他了，扎克里从捉弄格斯身上得不到那么多乐趣了，甚至听到奥利弗先生说“你得克服对那口水井的恐惧”时，格斯连眼睛都不会眨。这让奥利弗先生很失望，他再也不谈这个话题了。

然而，现在格斯又有了新麻烦。

他的脸仿佛真像石头那样凝固了。不论何时，都没有任何表情。除在学校里之外，连夜半醒来，听到房子里吱呀吱呀的响声，格斯心中感到无比恐惧时，他的脸上也没有害怕的表情。

英文测验得“A”，格斯不会笑，数学测验得“D”，他也不会皱眉。塞丽娜给小猫做了顶帽子也不能逗格斯大笑。看到最爱吃的甜点摆上桌，他也不会微笑。当格斯的妈妈给面包涂上黄油，用纤细的手指拿着它，愉快地品尝时，格斯也表现不出一点开心的样子。

现在，不是格斯关掉了想象中的那扇门，而是那扇门自己关上了。

从那以后，人们觉得格斯的表现并非出于内心的真实想法。比如有一天早上，小孩子们在校车上打打闹闹，相互推搡。校车司机把车停在村外，转过身来，一句话也不说，仔细打量每个孩子。当看到格斯时，司机说：“心里想什么呢，小朋友？你想让我怎么对校长和你的父母谈谈你的表现？嗯？要是明早有暴风雨怎么办？因为你表现不好，你将不能待在车上了。我们要把你扔在路上，看



你在寒风中颤抖。”

但是格斯什么都没做！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出声的小孩！

有时候，格斯会把自己想象成塞丽娜的一条小虫子，能在自己的脑袋里跑来跑去，可以试着捅捅自己的嘴巴让它大笑，挠挠眼睛让它哭泣。

格斯觉得睡觉时不能闭上双眼，吃饭时不能张开嘴巴的那一天，也许很快就会到来。他有些害怕。